

基于 CIPP 模式的中学智慧教室教学评价模型构建

王一诺 赵彤彤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智慧教室在我国城市与农村的中学中逐渐普及，但由于智慧教室的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人们对高精尖技术的盲目追捧等原因，导致智慧教室中的许多技术或设备被荒废、闲置。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 CIPP 评价模式的中学教学评价模型。该模型不仅与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一致，而且能够适应其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将 CIPP 模式中的四个部分与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评价阶段相对应，并对已有的教育评价的 CIPP 模型进行调整，本文构建了一个适用于智慧教室环境下的中学教学评价模型，旨在通过改进智慧教室环境下的评价模式，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关键词：教学评价；智慧教室；CIPP 评价模式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5.01.019

引言

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文件的发布，国内许多中学纷纷响应其“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的倡导，掀起了智慧教室建设的热潮。智慧教室的建设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包括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培训教师对新技术的学习与应用，以及持续的系统维护和升级等多重成本。根据《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的高阶演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推动改进教学、优化管理、提升绩效”^[1]。由此可见，仅完成智慧教室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如何将“重金打造”的智慧教室利用好，是我们当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从智慧教室的实际应用中来看，高成本的投入却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智慧教室中有许多高精尖的技术和功能，但在一些实际的教学中，体现的技术功能却主要是叙述展示，技术在智慧教室中的应用并未超越传统教学^[2]。

现有的教学评价体系更多适用于传统多媒体教室环境，基本没有考虑到智慧学习环境给教学带来的影响，对于技术应用的考量并不充分，显然不再适用于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评价。因此，为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评价构建一个新的评价模型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智慧教室环境下中学教学评价模型与 CIPP 评价模式的适切性分析

第一，CIPP 评价模式与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一致。

CIPP 评价模式是 1966 年由美国学者斯塔弗尔比姆提出的，也称决策导向评价模式，由背景(Context)评价、投入(Input)评价、过程(Process)评价和结果(Product)评价四部分组成。区别于泰勒的行为目标评价模式，斯塔弗尔比姆认为目标本身也需要受到评价，评价不应局限于确定目标的达成程度，而应该为管理者、教师、学

生等人提供反馈信息，从而更好地为教育服务，他认为评价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3]。

当代教育评价理论强调评价对改进教育和提高教育成效的价值。教学评价的过程就是改进教学的过程，教学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CIPP 评价模式是决策导向型的评价，目的在于改进教育，这和我们评价的目的是相符合的，适合于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评价的改革与发展。与此同时，CIPP 评价模式还具有操作流程清晰、评价内容灵活、评价结果的高认可度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教学评价在实际操作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认同度^[4]。

第二，CIPP 评价模式的决策导向适合于智慧教室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黄荣怀等人认为在传感器技术、网络技术、富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的信息时代，智慧教室应该是一种可以使教学内容得到更优化的呈现，学习资源的获取更加便捷，能够帮助管理课堂，促进课堂互动且具有情境意识的新型教室^[5]。在智慧教室实际的建设中，由于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实际需求不同、环境、资金的限制等原因，不同学校建设的智慧教室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智慧教室环境的配置不固定，因此从技术使用的角度去进行教学评价，很难确定智慧教室环境中的技术究竟有哪些，从而不利于设置评价指标。而 CIPP 评价模式包括背景评价、投入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四个部分，因此可以将智慧教室环境作为评价的一部分，在课前对该课程开展教学的环境及资源进行诊断性评价。这样不仅解决了环境差异性的问题，而且其评价的结果可以为教师的决策提供依据，制定出更适用于当前教学环境的教学方案。

第三，CIPP 评价模式使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评价更加全面。

智慧教室环境对实际教学实施的过程、课前的教学设计和课后的教学评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全过程的。由于教学实施是教学过程中的

核心环节，因此在以往的教学评价研究中受到了高度重视，相比之下，对于教学设计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评价则显得较为薄弱。而智慧教室与传统多媒体教室的不同之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教学环境的重构和教学资源的重组，所以由环境变化、资源支持等导致的教学过程中的差异更应在评价过程中体现出来。

CIPP 评价模式各个环节在逻辑上都是相关联的，因此采用 CIPP 评价模式的教学评价既考虑到了实际的教学过程，也考虑到了课前教学设计的过程，以及课后的教学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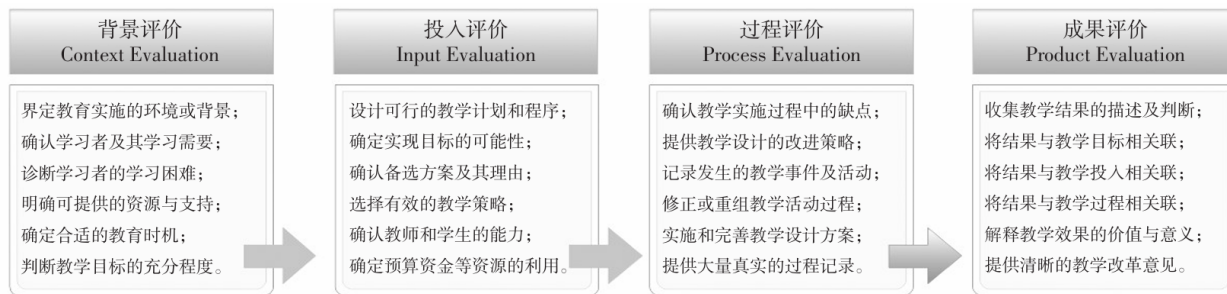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评价的CIPP模型

在教学活动的全周期中，为了确保教学质量与效果的持续优化，教学评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根据教学过程自然展开的逻辑顺序及其特性，教学评价可以细分为课前评价、课中评价与课后评价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聚焦于不同的评价维度与目的，共同构成了全面、系统的评价体系。

课前评价主要关注教学准备，如目标设定、内容选择、资源准备及学生基础，旨在识别需求和潜在问题，因此对应 CIPP 模型中的背景与投入评价。课中评价监控实施效果并调整策略，通过收集学生反馈信息（学习状态、参与度等）来优化教学过程，强调能力培养和情感引导，因此对应 CIPP 的过程评价。课后评价评估学生成果（知识、技能、解决问题能力等）并对整体教学反思，提供改进依据，因此对应 CIPP 的成果评价。

由此可见，课前评价、课中评价与课后评价三者可以很好地与 CIPP 模型的四种评价对应，这一对应关系可以更清晰地表示教学评价各阶段之间的逻辑联系与功能定位，有助于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进行教学评价。

（二）智慧教室环境下中学教学评价模型的维度分析与构建

结合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特点以及本研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从智慧教室中技术使用的角度出发，对教育评价的 CIPP 模型中的内容进行筛选和修改，可以得出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评价的几个重点要素。

在背景评价中，“界定教育实施的环境或背景”这一条对于智慧教室环境来讲描述不够具体，因此将其改为“智慧教室教学环境界定”；将“确认学习者及其学习需要”“诊断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合并为“学生基础情况评价”；在

二、智慧教室环境下中学教学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教学评价与 CIPP 评价模式的对应关系

根据 CIPP 评价模式的原理，教学评价可以分为背景评价、投入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四个部分，其中背景评价主要是针对教育的必要性做的诊断性评价；投入评价是基于背景评价，对教育方案进行的可行性评价；过程评价是对教学实施过程的不断检查与反馈，从而为教学改进策略提供依据的形成性评价；成果评价是针对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做的终结性评价。谢娟^[4]等人结合教育活动的特点，提出了教育评价的 CIPP 模型，如图 1 所示。

实际教学中，学校提供的教学资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师资力量，另一方面是教学环境中的软、硬件资源，因此将“明确可提供的资源与支持”细分为“教师基础情况评价”和“可提供的学习资源”；由于课程的开展受客观条件限制较多，因此即使提出相关的改进决策也很难做出相应的改变，因此将“确定合适的教育时机”这一条删除；本研究的教學评价侧重于教学过程中的技术使用，因此可以将“判断教学目标的充分程度”改为“本课程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与智慧教室环境的适用性”。

在投入评价中，为了使评价更加全面，将“设计可行的教学计划和程序”改为“教学设计评价”，教学设计是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同时也很能体现教师将教学内容与技术环境结合的能力，因此教学设计评价是投入评价中的重点内容；为了使评价要素描述更加贴切，将“确认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改为“完成本节课教学目标的可能性”；“选择有效的教学策略”“确认备选方案及其理由”这两条可以在“教学设计评价”中体现，因此将这两条删除；在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扮演的角色不同，对其能力的考察点也不一样，同时教师和学生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学习的意愿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的可行性，因此将“确认教师和学生能力”拆分为“学生在智慧教室环境下的学习意愿及能力”与“教师在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意愿及能力”两条；“确定预算资金等资源的利用”反映的是学校真正提供给某课程的、可供教师和学生利用的资金和教学资源，因此将“确定预算资金等资源的利用”改为“学校提供给教师和学生用于本课程的资源”。

在过程评价中,应该重点关注教师和学生实际教学实施的过程,从而发现教学实施中潜在的问题,从而为制定教学计划的教师提供反馈信息。教学实施过程的缺点应该是通过教师和学生的现实表现反映出来的,因此将“确认教学实施过程中的缺点”改为“教师在教学实施中的表现”和“学生在教学实施中的表现”;“提供教学设计的改进策略”、应该是过程评价的目的,是在过程评价完成之后进行的,因此不作为过程评价的一部分,将其删除;教学过程的记录是为了更好地对教学活动进行回顾与分析,从而发现问题、予以改正,因此将“记录发生的教学事件及活动”和“提供大量真实的记录过程”替换为“教学活动实施的效果”;“修正或重组教学活动过程”“实施和完善教学设计方案”是体现在教师的教学表现中的,因此可以作为“教师在教学实施中的表现”这一条下的观测点。

在成果评价中,教学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的学习结果,二是教师的教学成果,因此将“收集教学结果的描述与判断”改为“学生的学习结果”和“教师的教学成果”;结果与教学目标的关联体现在实际教学目标的

完成程度,因此将“将结果与教学目标相关联”改为“教学目标的完成程度”;结果与教学投入的关联体现在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资源开发能力、对智慧教室环境中技术使用能力的提升,以及学生在智慧教室环境中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因此将“将结果与教学投入相关联”改为“教师与学生能力的提升程度”;结果与教学过程关联体现在学生对课堂的反思以及教师课后的总结与反馈等方面,因此将“将结果与教学过程相关联”改为“教学的反思与总结”;教学效果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体现在教师与学生的收获与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体现在教学策略、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推广,因此将“解释教学效果的价值与意义”改为“教学策略、理念、方法的可推广程度”;在成果评价时,应该对整个教学过程提出适用于智慧教室环境的改革意见,因此可以将“提供清晰的教学改革意见”改为“对智慧教室环境下教学的改革意见”。

基于以上对 CIPP 教育评价模型的分析 and 修改,以及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过程,本文构建了如图 2 所示的智慧教室环境下中学教学评价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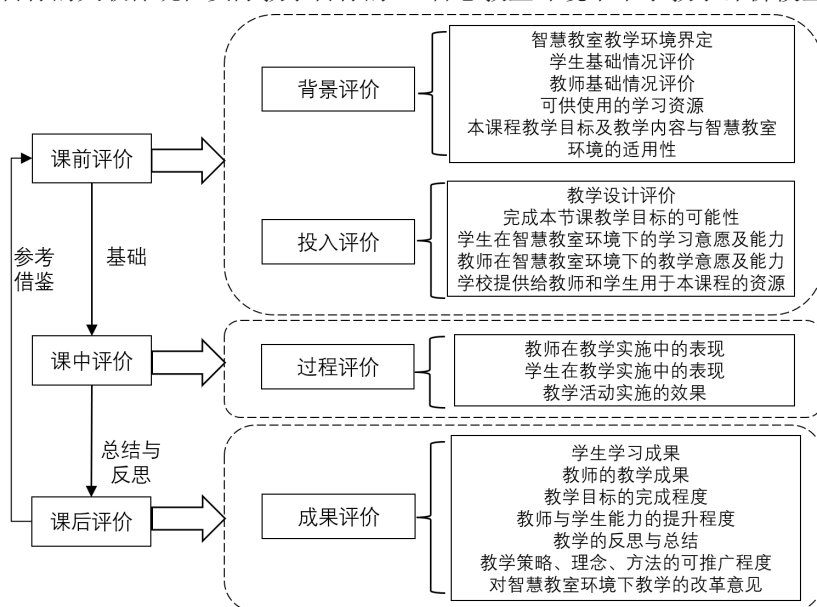


图 2 智慧教室环境下中学教学评价模型

结语

建立健全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教学评价体系,是教学改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本文提出的智慧教室环境下的中学教学评价模型,不仅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全面、多维度的评价框架,还强调了技术在优化教学过程的重要作用。该评价模型只是提供了思路与方法,要使评价真正起到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作用,仍需要更多的实践检验与修正。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评价模型也需要保持灵活性,在持续更新中不断完善,以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和工具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通知 [Z]. 2018-04-18.

[2] 王安琪, 隗雪燕, 张庆华. 智慧教室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活动——基于 7 名大学英语教师的个案研究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1, 31(10): 68-76.

[3] 蔡晓良, 庄穆. 国外教育评价模式演进及启示 [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3, 29(02): 37-44+105-106.

[4] 谢娟, 张婷, 程凤农. 基于 CIPP 的翻转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构建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 (05): 95-103.

[5] 黄荣怀, 胡永斌, 杨俊锋, 肖广德. 智慧教室的概念及特征 [J]. 开放教育研究, 2012, 18(02): 22-27.